

NG · QING · YUANXILIE — ZHIER

梦 · 情 · 缘系列之二

玻璃梦

● 琼瑶 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梦·情·缘系列之二

玻璃梦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7 号

梦·情·缘系列之二

玻璃梦

源 瑞 著

责任编辑:梅子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蚌埠市红旗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.25 印张 103.5 千字

1995 年 1 月第 1 版

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6000 册

ISBN 7 80538 738 9/I·318

定价:4.80 元

全套定价:38.40 元

内 容 提 要

天生的一副坏脾气，这就是红歌星吴心荷的禀性。她受不了半点委屈，她要全天下的男人都来欣赏她、礼待她。可她确实漂亮得让人没法不嫉妒。她违心地抛弃了心爱的男朋友冯达理，与阔老板王世璋结合。但她并不爱王世璋，婚后俩人一直分居。王世璋极力感化吴心荷，相信总有一天她会回心转意。然而，事实却使王世璋大失所望。

吴心荷饱尝到爱情的苦辣辛酸；又在爱情的洗礼中获取反思。她该怎么办？她将作出怎样的选择……

录音室约的时间是七点，看看表足够吃点东西，吴心荷打开冰箱，随便做了个三明治算是晚餐。

夹着吉他，拿着刚刚作好的曲子，口里咬着三明治，吴心荷一屁股坐到阳台的摇椅上。

新作的曲子很简单，只有四个合弦，搁下吃了一半的三明治，吴心荷轻轻哼着谱好的词，练了一遍。三明治吃完了，新曲也练熟了，离七点还有段时间，吴心荷无聊地盘着腿，摇椅有节拍的晃呀晃的轻荡着。突然，吴心荷从摇椅里跳了起来。

这是栋四层的公寓，吴心荷住的是二楼，一楼的门前有块空地，乱七八糟种了一大堆东西，吴心荷不认识一楼的人，也不晓得他们姓什么，唯一熟悉的是那颗长到吴心荷阳台前又高又大的木瓜树。

入夏以来，吴心荷在白天看着树上的木瓜越来越黄，一粒缠着一粒，吴心荷走来就数上一遍，嘿，也真绝，一楼的人好像种着看似的，从没想去采它。

实在是上帝的意思，最大最黄的那粒，吴心荷手这么一

伸就摸到了，吴心荷本来也不过是摸着好玩，谁知道？伸出去的手再收回来，大木瓜也跟着回来了。

莫名其妙，毫无准备的“偷”了木瓜，吴心荷真是被自己搞呆了。第一个反应是：吴心荷俯下头，哈，楼下那家一个人也没看见。

好了，饭后来点水果太天经地义了。吴心荷跑进厨房拿了把水果刀。

大木瓜对剖切开了，吴心荷半个身子攀在阳台的铁栏上，甜甜的瓜肉一口咬在嘴里，黑色的籽一颗颗从铁栏上往下坠。

“好吃吗？”

大木瓜都快吃掉一半了，一个冷冷的声音从底下传上来，满口木瓜正开心着，吴心荷呆住了。

“偷吃了人家的木瓜，还得把木瓜扔到人家的头顶才过瘾是不？”

什么时候跑出这么个男孩？吴心荷做“贼”的心虚与惭愧，被那句“偷吃”弄得羞怒得想一把勒死那鬼家伙。

“对！怎么样？”吴心荷扬着木瓜皮，嚣张地晃了晃：“还有木瓜皮呢，大小够做顶帽子，要不要试试？”

男孩气得指着吴心荷，整个人都几乎要冲上来了：“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教养！”

吴心荷一手扬着木瓜皮，一手扶在铁栏上，悠闲地带着笑容，没事似的：

“很生气是不？省省吧，赶快进屋去没错，木瓜帽戴起来比木瓜子难受哦。”

“你……”男孩气得双手握成拳，半天指着吴心荷：“送你这个没教养的人一句忠言：如果你是人家的女儿，叫你的

“好好的管你，如果你是人家的老婆，请你丈夫给你一顿毒打！”

“啪”一声，吴心荷手上的木瓜皮重重地掷下去了。男孩闪得快，木瓜皮落在男孩的脚边。

吴心荷双手叉腰，一脸胜利的微笑。

“胖胖的，别替我紧张，好了，我走了，再见！”

那么自信，偏偏又那么有本事，紧张？小李也觉得自己有点多余。

红色的小跑车在街旁的超级市场绕了绕，吴心荷买了罐咖啡，又选了一大袋陈皮梅，想赶个晚场电影，看看时间也过了，没事干了，油门一踩，吴心荷回家了。

开了大门，吴心荷瞄了瞄一楼，灯亮着，一阵好笑，大门一踢，上楼了。

手上的咖啡和陈皮梅差点掉到地上，怎么回事？客厅的门居然是半开的，走的时候没关吗？吴心荷正困惑着，黑暗中听到绊倒的声音。

吴心荷弄明白了，白天做了“贼”，晚上有报应了。黑暗中绊倒的声音又连续发出来。

吴心荷斜倚着门口，也不开灯，悠悠闲闲的。

“别找了，这儿只有一个门。”

好像屋里的人不是小偷，而是个朋友，吴心荷轻松地拆了一颗陈皮梅往口里送。

“拉开落地窗吧，前面有棵木瓜树，顺着爬下去，向一楼的主人借个路就可以出去了。”

黑暗中不再有绊倒的声音，静得不得了，吴心荷拆下两颗陈皮梅。

“不会爬树？那么就走大门吧。”

吴心荷挪开身子，让出一条路，半天，仍然没有一点动静。

“怎么？不好意思？是不是要我避一避？”

吴心荷把吉他、咖啡、陈皮梅一放，走向门口。

“我出去散散步，你慢慢来，桌上有刚从超级市场买回来的咖啡，你会冲吧？哦，糖在厨房的左边壁柜上，别拿错了盐。”

“等一下。”

黑暗中传出男人的声音，吴心荷转过身。

“还有事吗？”

久久，黑暗中又传过声音来了。

“可以麻烦你开灯吗？”

这倒让吴心荷意外。

“当然可以，不过，说不定哪天在什么地方碰见了，对你是不是尴尬了点？”

“……无所谓。”

犹豫一会儿，吴心荷按了墙上的开关。

灯亮了，客厅中央站了个绝不超过二十一二岁的男孩，黑黑亮亮的皮肤，不算挺高、却也不矮的个子，五官长得很娃娃气，望过去，真是个不错的孩子。他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昨天由唱片公司领的六万块搁在沙发上，另外杂七杂八的录音机什么的全在地上，男孩的手是空的。

“……对不起。”

说这话，男孩脸是涨红的。

“谢谢你……”

小男孩低了个头朝门口走，吴心荷望着小男孩，拿起刚买的咖啡，叫住了他。

“一块喝咖啡好吗？”

小男孩不太敢相信的指着自己，怯怯而带着几分羞惭，吴心荷这才注意到男孩穿了身不太整洁的衣服。

“是……指我吗？”

“屋里还有第三个人吗？”

吴心荷笑着摇了摇咖啡罐：“我的咖啡冲得蛮不错的哦，你待会儿喝了一定会赞美我。”

吴心荷完全没有恶意的微笑叫小男孩留下了，小男孩受宠若惊而又相当开心地笑了。

“我姓吴。”吴心荷插上电壶，取出两套杯具：“吴心荷，你呢？”

“牛，牛钢。”

“牛钢？好名字。”

吴心荷打开方糖罐：“你放几颗糖？”

“……随便。”

“三颗好吗？加不加奶精？”

“……随便。”牛钢仍然拘谨、无措。

“加点好了，纯咖啡我嫌它太浓。”

水开了，吴心荷熟练的倒着：“帮忙端咖啡好吗？”

牛钢端着咖啡，吴心荷看出男孩仍被复杂的情绪纠缠着，顺手打开冰箱，取出黄昏吃剩的半个木瓜。

“这木瓜好，好吃的不得了，你猜哪来的？”

拉开落地窗，吴心荷指着木瓜树。

“我偷采的。”吴心荷笑着补了一句：“楼下那个男孩好凶，骂我没教养，我就拿木瓜皮砸他，他恨得差点没疯。”

牛钢嘴角开始笑了，坐姿也逐渐放松了，黑亮肤色的脸上有两颗聪明顽皮的眼睛。

“你实在……”牛钢喝了口咖啡，顽皮的眼睛翻了翻：“当了那么久的梁上君子，没碰过像你这种人，你实在是很奇怪的人，你一点……一点也不紧张？你不怕我恼羞成怒，动你一刀？”

“我没有给你恼羞成怒的机会呀。”

吴心荷把半个木瓜切了一块递了过去，“梁上君子好当吗？”

“唯一不要本事的职业。”

吴心荷哈哈地笑起来。

“失手过吗？”

“多了。”

“都怎么脱身的？”

“逃不了就被扭到警察局嘛。”牛钢肩膀一耸，

“都碰到像你这种的，我早发财改行了。”

“那你刚刚为什么不走呢？”

牛钢抓抓脖子，不好意思地笑笑。

“算我倒霉，碰到这种人，突然有了那么点羞耻心，也不知道中了哪门子邪。”

吴心荷搁下手中的咖啡，从沙发里随便抓了两万块，友善地微笑着。

“这个带走，不要拒绝，我知道你需要。”

牛钢眼眶一下子红了起来，半天，那双顽皮的眼睛变得又严肃，又有不知如何表达的感动。

“……我可以交你这个朋友吗？”

“当然，为什么不可以？来，把钱收下。”

“谢谢你，但是，请你不要叫我拿这个钱，否则……否则……”

牛钢哽咽得讲不出话了。

“否则怎么样？”

“否则……今晚我会哭死，哪有……这世界哪有这么好的人叫我碰着，千万……谢谢你，但千万别叫我拿这个钱。”

“那么……借给你呢？”

“不能！”

牛钢坚决的口气，吴心荷知道，这个孩子并没有坏到不能拯救的地步。

“别给我，我并不打算做一辈子小偷。”

多感人的一个小男孩。吴心荷轻轻放下手上的钱，不再去碰它。

“我要走了，谢谢你的咖啡。”

牛钢站起来，要求地看着吴心荷，“真的愿意交我这个坏的朋友吗？”

吴心荷伸出手，诚恳地露出友善的笑意。

“欢迎你常来。”

目送牛钢下了楼，吴心荷开始整理被翻乱的房间。

除非上节目或者有事，傍晚的时刻，吴心荷一定坐在阳台的摇椅里，想些用脑子的事，想点作曲子的旋律，有时候，

也许什么都不想，真空地坐着。

一楼有人进来了，吴心荷完全忘了昨天偷木瓜吵架的事，进来的男孩，跳进吴心荷眼里，昨天的记忆一下子全跑了回来了。

吴心荷不知哪来的兴致，从摇椅里跳起来，攀在铁栏杆上。

“嗨！”男孩脸往上抬了抬。

“要不要数数看木瓜少了没有？”

真叫人摸不着，昨天那张凶脸，今天友善极了，仰着的头，嘴角似有似无地斜吊着一抹笑意。

“昨天的木瓜好吃吗？味道不错的話，无限制供应。”

吴心荷换一只手撑着下巴。

“嗨，你今天怎么变得那么友善？”

“我昨天很凶吗？”

“嗨，凶得像我欠债不还似的。”

男孩笑起来了，正要回答，屋里传出声音。

“达理呀！跟谁在说话啊？等你开饭啦！”

“马上来。”男孩指了指里面，抱歉地抬头看吴心荷：“我妈在叫我。”

说完，男孩又走了回来。“我叫冯达理，交换一下吧？”

“吴心荷。”

“吴——心——荷！”

念了一遍，冯达理手往上一挥：“再见，我进去了。”

冯家的妈妈实在有罪，劈里啪啦生了半打还要多一个，在家庭计划的两个恰恰好里，这七个孩子够三家半的数量。

不过，还不算倒霉，冯家的爸爸不很窝囊，虽没有千万

财产，但冯家的经济一直维持在中上水准的范围里，七个孩子除了老幺冯达琳还在念高中，剩下的冯家出了一个博士、三个硕士、两个优秀大学出来的学士。

冯家的房子相当宽敞，这座连栋式的公寓，左右两边的一楼全是冯家的，在这个高级住宅区，冯家的不动产也很值几文。

客厅、饭厅的灯开得通明，冯家当权的架着老花镜在沙发的落地灯底翻报纸，冯家老幺女达琳不罢休地瞧着电视里的歌唱节目。

老大、老二年前分别嫁掉了，老三到老六，全是男孩，年纪是顺着排下来的，全到了该娶的年龄了。冯家的妈妈很有面子，四个男孩高度、长相都十分抢眼，也亏得她有本事，连最小的达琳也渐露可人的姿色。

“报纸、电视能喂饱肚子是不？你们是不是吃吗？”

四个男孩早分别找到自己习惯坐的位子，老五达理在这一家里被誉为怪胎，常常屋顶被叫喊声吵得就要爆炸时，有冯达理也不理地躲在房里画他的设计图。小时候，冯妈妈经常担忧老五是不是有什么心智闭塞症，长大后，人家老五从国外扛着硕士帽回来，被聘于一家规模宏大的建筑公司，他那老死不变的沉默，又叫冯妈妈担心是不是得了忧郁症。

“妈，陈晓华不耐烦了，她说我再不娶她，她心灰意冷。这辈子就上山度余年了。”

老四冯达强半带得意地夹了一筷子毛豆。

“我不管你，催你结婚催了几年，爱当尼姑，爱当和尚随你们便。”

“妈，我可是拿你们的话当圣旨。”

说话的是老三冯达华，冯家唯一的博士，“不过我们有言在先，升了教授再谈成家，对不对？”

冯家当权的冯茂源的报纸早已从沙发移到桌上了，老么达琳还是蹲在电视机前，只是手上多了碗饭。

“小哥，快来看，吴心荷来啦！”

小哥就是老六冯达维，只差冯达理一岁，但那份毛躁，那份坐不住，两个人并排一站，冯达理真是稳健得叫任何女孩有安全感。

“不是吹的，吴心荷就是吴心荷，你们看那气质，完全是我冯达维的标准。”

吴心荷？冯达理一边吃饭，一边在心里念，吴心荷？那个偷木瓜的不是说她叫吴心荷吗？

从不看电视的冯达理，放下碗筷，走到电视前。

“哟，老五，什么时候迷上吴心荷啦？你瞧那专心的。”

冯达维怪声地叫着，冯达理理也没理，真如达维说的，专心地盯着画面上抱着吉他的女孩。

“老五，你不是骂我看电视最堕落吗？”

这家谁都叫冯达理老五，包括老么达琳。老五看电视。哎！太反常了。

垂直的长发，有个大脚印的恤衫、白色牛仔裤，明亮而大的眼睛，自信中闪着毫不在乎，挺直但娟秀的鼻子，看上去骄傲而不容易搭讪，冯达理不得不承认，这个吴心荷是个美丽的女孩，但，是那个吴心荷吗？

头发用橡皮筋不平均地左右乱扎，宽宽大大的像睡衣似的东西，有如一块大布盖在身上，两只脚丫子穿了两只不晓得从什么地方买来的拖鞋，毛绒绒，好大一双，像两只熊掌。

冯达理所能想起来的就是这些了，她有明亮而大的眼睛吗？有挺直但娟秀的鼻子吗？是不是同一个人？冯达理这才发现，昨天的吵架和今天的和平，两次都没注意看过那个女孩。

严格地说，冯达理实在不是一个轻易对陌生女孩存念头的人，大学四年，服兵役一年十个月，美国念硕士两年，从没有搭讪女孩的纪录，尤其在美国那寂寞的两年，他甚至忘了世界上还有“女孩”这种“东西”。

这天，这个冯达理生命史创纪录的日子，冯达理居然存了这个念头——搭讪那个吴心荷。

从建筑公司出来，冯达理一路这么想着：如果她没在阳台的摇椅里呢？难道在院子里大叫吗？

快到家了，冯达理突然奇怪地质问自己：为什么要“搭讪”那个吴心荷？就为了证实是不是同一个吴心荷吗？对这个疑惑，是真的有兴趣？

来不及自己回答，脚已经跨进院子里，来不及思索该不该搭讪，阳台上传来声音了。

人，添油加醋地描述老五搭讪楼上邈邈女孩的一幕。而冯达理事不关己似的，又洗澡，又吃饭，好像上帝从来没给他长过耳朵。

“我都呆了，那简直不是我们家见了女孩跟没长眼睛一样的老五。”

冯达强碗里的饭一口都没动，直瞅着老五笑。

“老五，进步啦！”

冯达理照样没事般，挑了好大一个狮子头。

“不过，老五，我觉得你也太没眼光了。”

冯达维遗憾地关怀着：“那个女孩一脸凶相，邋邋遑遑又不会打扮，凭你老五，咱们家最帅的性格小生，下回找个 Class 高点的搭讪搭讪。”

冯达理放下空碗，对冯达维那个带轻蔑的英文单字，既没有不高兴也没有吴心荷 Class 低的感觉。

“告诉你，我不但没长眼睛，现在连耳朵也没有。抱歉，你们慢慢谈，我有一张设计图要赶。”

关进了房间，冯达维的声音还不时传进来，好像电视里又出现了吴心荷，冯达维正在发表他的“眼光”。

“多有气质，没有歌星比得上她，人家唱的曲子都是自己作的呢。”

连续三天没有在阳台上看到吴心荷，冯达理奇怪地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朝阳台望的次数增加了。甚至，听到汽车声，会不由自主地跑到门口看看是不是那辆红色的小跑车。

阳台上的灯，三天来没亮过，阳台上的摇椅静静的连风吹它都不动，那块停红色小跑车的位置始终空着。

达琳和达维盯着电视看吴心荷抱吉他唱歌时，冯达理加入行列了，看得比谁都认真。

冯达理仍然坚信她们是同名同姓，但愈是用心看，冯达理愈是惊奇地发现两个人不但同名同姓，而且长得真有几分相像。

然而，那份邋邋凶相跟电视上的潇洒美丽，在冯达理的

眼睛里实在结合不起来。

但，冯达理必须对自己承认了；三天来，一天比一天渴望见那个又凶又邋遢的吴心荷。

怀着准备好的失望及也许会出现的奇迹。冯达理推开大门，脑袋才刚往上一抬，冯达理惊喜得呆住了，静静的摇椅里像三天前一样：静静地躺坐着那个吴心荷，依旧是一双熊掌，依旧是宽大的可以当降落伞的睡衣，只是这回，冯达理没听到轻脆的“嗨”，她像没看到自己似的，四平八稳地躺坐着。

“嗨！你好。”

没有反应，连眼角都没有移动一下，以冯达理一向对女孩视若无睹的习惯，早就放弃了。但冯达理兴趣浓着呢，嘴角还泛着开心地笑容：“有三天没看到你了，很忙吗？”

眼角仍然没动，但身动了，吴心荷进去了。冯达理那股失望，比当年考大学，差一分以致被分到第二志愿还有过之。

愣愣地站在院子里半天，冯达理发泄地一脚将一颗石子踢得老远。

突然，冯达理过去捡起石子，沾满灰尘的石子在手中动了一会儿，冯达理好高兴地跑进屋子。

“干嘛那么慌慌张张的？”

冯家妈妈边问边忙着，也没太分心去注意这个一向稳重却不太开朗的儿子。

一会儿功夫，冯达理又跑出去，手上仍拿着那颗石子，不同的是，石子外面包了张纸。

也许男孩子服过兵役，受过军训，也许是男孩子生具的